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舌尖上的春天

□南京 朱步楼

当第一缕春风轻拂过大地,万物似乎都被唤醒了沉睡的灵魂,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蜕变,人们满怀喜悦地拥抱着那和煦的春风、明媚的春光,而我的味蕾,更是期待开启一场至鲜至美的舌尖盛宴。

荠菜是春天的使者,早就就在田野、山坳、溪边探出嫩绿的脑袋。我家靠近九乡河生态公园,元宵节刚过,家人就和邻居相约,去九乡河岸边挖回了一篮子荠菜。将荠菜清洗焯水后,剁碎与猪肉、鸡蛋搅拌,加上适量的盐、葱、姜和香油,把调好的这些馅料放在面皮上,卷起、折叠,再卷起,然后蘸点水将面皮压紧,就包成了荠菜春卷。一个个包好的春卷,就像一个裹着春天秘密的绿色襁褓,放入油锅里不一会,外表渐渐金黄,仿佛被春天的暖阳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咬上一口,“咔嚓”一声,外皮的酥脆即刻在齿间炸裂,紧接着,荠菜的清香、猪肉的醇厚、鸡蛋的嫩滑,在舌尖上交织共舞,那是春天最纯粹、最本真的味道。

竹笋是春天的勇士,沐浴着春雨,从泥土中昂然崛起。小区里有几片竹林,每年春天都为我们奉献了大快朵颐的食材。星期日,我带上两个孙女一起到竹林挖春笋,蹲下身子,轻轻拨开地上的腐叶,只见春笋沾着晶莹的露珠,宛如刚睡醒的婴儿,睁眼打量着新的世界。按照去密留疏、去弱留强的原则,我们有选择地用小锄头、小锹挖出一根根带有泥土芬芳的竹笋,剥掉一层层笋衣,露出乳白、脆嫩的笋肉,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。苏轼曾写道:“残花带叶暗,新笋出林香。”鲜美的春笋,可白煮、可烹饪、可熬汤,每一筷子都是春的滋养,带着竹林的质朴、春天的灵动,吞咽下肚,仿佛整个身心都被春的温柔包裹。

香椿是春天的馈赠,伴随着柳绿桃红,带着浓浓的乡愁。几年前在院子里栽了几棵香椿树,渐渐高大,采摘不便,去年修剪了一下。这几天长出了一簇簇紫红色的香椿芽,

在南京度过了一个没有看到雪的冬天,所以春天来得格外早。而早春的文学采风又是曼妙的。“职工作家协会的开工工作研讨会,定在园博园吧,连带采风一起!”职工作协群里的提议,得到了大家的纷纷赞同。

细想来,上一次走进园博园,还是前年深秋。作为南京地方志的一名工作者,我所负责编纂志书的地域刚好和其毗连,甚至有部分地块和山脉就是我所写的街道辖区分出去的。虽然常来附近考察,很多次开车驶过正门前的环岛时,还会用余光看一下园内远处蜿蜒的山脉,但都未走进,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了疏离感。

六朝古都,十朝都会,南京的春天自然是隆重登场的。从市里驱车前往园博园的城市快速路两边,一排排粉色的、红色的蜡梅正在怒放。一路疾驰,半个小时就抵达了指定停车场。

和煦的春风中,我们迈着轻快的步伐,随着园区内三三两两的游人,去探寻早春的园博园。观景道两侧紫红鸡爪槭在春风的摇曳下,洋溢着热情。绕过园区广场的迎春花坛,色彩的层次逐渐多起来,绿色的叶子是少了一些,但不远处的梅林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最耀眼的是红梅,最动人的是粉梅。花期正盛的梅树经过园艺师的栽植,花团锦簇,粉白相间,仿若打翻了水彩盒。

草色遥看近却无,其实低头细细寻找,会发现很多嫩嫩的绿草芽,争先恐后地从路边的春泥中和去岁的枯叶下钻出来。微风拂过脸颊,空气中溢出来的是由草香、花香混合而成的春天的气息,调皮地侵入鼻孔,恣意地流向四处。它们又似乎和我们一样,时刻准备着用饱满的热情,迎接文学创作之春。

坐上景区的游览车,跟随导游的讲解,沿着盘山的游览线路而上。除了车窗外一路的梅花摇曳着与我们相向而行,被绿化后的矿山也开始愈来愈高阔。熟知此地史料的我知道绵延十几公里的这座山,因山脊成一线,被称作线山。新中国成立后,附近的人们靠山吃山,2005年之前,持续在这里伐木、采石、开矿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后来,人们关掉了矿场,进行了大规模的矿山复绿。我们走下游览车,来到矿坑崖壁的观景台上,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,看到经过

□南京 魏鲲鹏

隔着几步距离,就嗅到那独特而浓郁的香气。采下最鲜嫩的芽尖,开水烫焯,香味被瞬间激发,变得更加醇厚悠长。香椿拌豆腐是江浙一带春天尝鲜的家常小菜。汪曾祺先生在文中是这样描写的:“取嫩香椿头,芽叶未舒,颜色紫赤,嗅之香气扑鼻,入开水稍烫,梗叶转为碧绿,捞出揉以细盐,候冷,与豆腐同拌,下香油数滴。”字里行间的色香味,不由得让你食指大动。将香椿头切碎后打上鸡蛋,摊成翠绿的香椿鸡蛋饼,一口下去,蛋的香味与香椿的香气完美交融,恰似春天轻柔而又坚韧的生命力,在舌尖上跳跃,在唇齿间回荡。

春天还有许多大自然慷慨给予人间的限定美味。在南京菜市场上,那些冬天隐藏在田间、山林、河涧里的精灵,都接踵而至向人们报春。不仅马兰头、枸杞头、豌豆苗、菊花脑等时令野菜琳琅满目,河里的螺蛳、河蚌也纷纷上市,让我们有了更多抢“鲜”品尝的选择。经过数月寒冬的蛰伏和滋养,螺蛳、河蚌满含浓浓春意和生命的能量。江南一带有着“明前螺赛肥鹅”的说法,韭菜炒螺蛳、酱爆螺蛳、上汤螺蛳,鲜得让你流下口水,啜一口欲罢不能。把晶莹剔透、粉嫩诱人的河蚌肉和豆腐放在一起煲汤,再加上适量火腿、咸肉和笋片,待汤汁呈奶白色、蚌肉酥软后,撒上少许盐、白胡椒粉和一撮香菜、葱花,白绿相间,鲜香浓郁。一盆河蚌豆腐汤,如同把整个春天端上了桌,溢满了春天的清香、温暖和润泽,每一口都让人眷恋,每一口都回味无穷。

春天,这个四季轮回中最为温柔的章节,它不仅仅以绚烂色彩和勃勃生机装点着大地,更以一种微妙而深刻的方式,在每个人的舌尖上缓缓铺开一场关于味道、记忆与生命的哲学对话,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在咀嚼、品味和吞咽中升华。

舌尖上的春天,永远是这么诱人、迷人!

现代雕饰的深褐色的崖壁上,还残留着当年爆破的痕迹。石壁不语,但这片伤痕累累的山体在复绿后的植被覆盖下,留给人们无限的思索。

导游引导我们走到另一侧的观景台上,若隐若现的太阳泛着白光,躲在我们斜对面的云层里。我脚下就是一片湖水,俯瞰下去,绿色的湖水泛着微波,而从湖边的工业遗存厂房向远处延伸,铺满眼底的是整座南京城。氤氲着文气的世界文学之都,高楼耸立,道路纵横。远处,穿城而过的长江恍若一条玉带,横跨在江上的几座大桥以及争流的百舸,像玉璫和玉佩镶嵌其上。

乘上游览车继续行驶,直达观景台下的工业遗存区。这里曾经是一座著名的白水泥厂,当年曾有上千名工人在这里工作。但水泥厂的矿渣以及高耸的烟囱里排出的烟尘,也一度让附近的山水草木常年蒙尘。现在这片厂房已经被改造成酒店、书店、饭店、咖啡馆等旅游配套设施,厂房的前面还创意性地建起了一座人工湖,湖水像镜面一样,倒映着远山和改造后的工业厂房。

我们一行人走进了白水泥厂的水泥罐方阵,这些曾吞吐万吨水泥的巨兽,外壁上还凝结着灰白色的硬壳。它们的顶部现在已经被种上了桂花树,相信在桂花盛开的季节,清风徐来,一定是丹桂飘香。沿着连廊,穿行在直径十多米的圆柱体之间,环形书架顺应着柱体内筒壁的弧度盘旋而上,在灯光的映照下,成千上万册书籍熠熠生辉,书香早已浸入肺腑。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在一间罐体内,这句话被设计师具象化了。万册世界文学名著和其作者的肖像,被摆放在沿罐体螺旋而上的阶梯上,形成贯通罐体的藏书塔,徜徉在其中,心灵为之震撼。须知这里曾经灌满粉末状的水泥,而现在却成了圣洁的文学殿堂。也许这就是园博园能自信地向世界宣告,这里是“华东地区工业遗址改造的人文示范基地”的底气。

春天又回园博园,红枫、蜡梅、呼之欲出的春草,矿山崖壁、工业遗存、万卷藏书……这里的一切给了古都金陵别样的生机。我们约定,在这生机盎然的春天里,要和近三百万职工一起,共同书写这座城市的美好。

□宜兴 林乃纯

童年的溪山

一条溪涧从深山的某处发源,在后山脚下一路蜿蜒而来。绕过村庄时,已演变成河流,河床宽大,堤岸高筑,临靠村庄的一侧依稀还能看出当年栽植的以槐树为主的防洪林。童年的记忆中,在夏天某个暴雨滂沱的傍晚,浑浊的山洪咆哮着,像一群脱缰的野马,伴着隆隆的涛声泥沙俱下,势不可挡。石拱桥摇摇欲坠,洪峰带着浊浪漫过堤岸,几棵槐树被连根拔起,瞬间被翻腾的激流折成残枝断梗,在人们的惊骇与不安中奔泻而去。

尽管如此,我们依然叫它小溪,气势汹汹的“发蛟龙”往往不会良久持续,就像青春年代那挥斥方遒的奋斗热情会随长大而变得平和,也变得深远而厚重。在记忆中的大部分时间里,小溪清澈而温柔,像一条晶莹闪烁的丝带飘过林间,水流时缓时急,叮咚作响,也像一支欢快的曲子,有润泽万物的灵动。它是童年的天堂。

忘记了是哪一年的山洪冲垮了那座年代久远的石拱桥,巨大的残垣断壁横亘在小溪中央,成了天然的不封闭的坝基。在它的上游,鬼斧神工一般形成一段十数米长,有没腰之深的溪中池塘,活脱脱成为可供我们戏水的天然泳道。于是,我在寒凉彻骨的溪水中学会了狗爬式“自由泳”。

而小溪给予我们童年的快乐远不止这些。

小溪的浅滩处,尽是半身裸露的鹅卵石。悄悄地,轻轻地,翻开那块上面长满青苔的大个鹅卵石,青黑色的石蟹横行躲闪,来不及惊呼,我眼疾手快地摁住它,拇指食指一夹一提,任它张牙舞爪又奈我何。水较多处常有泥鳅,用手抓肯定不可行,一滑便窜得没了踪影,我们就用一种带齿的钳子,对着泥鳅头部下方一夹,十拿九稳。进入树林,溪流便隐没在茵翠的水草之中了,这里是虾米的天堂,拿一个小小的网兜,甚至可以用家家常备的竹质簸箕,对着有水草的岸边角落,一兜,一提,无数小虾活蹦乱跳,幸运时或能同时兜起几条不知名的小鱼。傍晚到家,把石蟹小鱼小虾略作处理,就一把咸菜一番爆炒,便是一份山珍海味。

如今的小溪早已失去当年那刚柔相济的魅力,乱石杂草堆满了几近千涸的河床,毫无生机。内心有些不忍,眼中怯怯地勾勒具象又拼命地掩饰,宁愿沉湎于斑驳的故梦旧情,让童年的笑声尽情地在心中回响。那荒芜的青山,那干涸的小溪,在我的笔端挣扎着留下一丝温暖,应和着夕阳的余晖淡淡地洒在云上,成了霞光……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回乡成了一种虔诚的仪式,暂时忽略重任在肩,暂时褪去伪装的衣冠,走一走儿时奔跑过的小路,寻一寻纯粹的童年时光。青山再怎么日渐荒芜,溪流再怎么日趋干涸,只要归来,内心便充盈起来。正是童年的溪山在我年幼的心灵里种下了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勇气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自信,长大后孕育出那宠辱不惊的成熟和纵横捭阖的睿智。不断变化的,是那山、那水还有我们的人生。

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前,我习惯性地会把家里的垃圾袋捎上,丢进楼下垃圾桶里。

这段时间,我每次去丢垃圾时,总会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,以为是小区里闲不住的退休老人在捡废品补贴家用。

一天早上,我丢完垃圾朝小区门口走去,突然听到“哎呀”一声,回头看正是那位最近常见的老人。我赶忙走过去,看到老人干瘪的手上已经开始流血。她在翻垃圾时,不小心被垃圾桶里的碎玻璃碴扎破了手。

“没事吧?”我一边询问一边从包里翻出纸巾说:“赶紧擦一擦!”老人接过纸巾,擦去了血渍。

“您等一下,我上楼给您拿个创可贴去。”我飞快取来创可贴递给老人,便匆忙赶去上班了。

后来,无意间听楼下邻居们闲聊,得知捡废品的老人并不是小区业主,而是附近城郊的,约莫七十来岁,家里有个卧床的老伴,平时靠捡废品度日。因为小区物业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清理垃圾,她只能早早过来,赶在垃圾桶被清理前挑拣些能卖钱的废品。

我莫名有些心酸。再次见到老人时,不由得注视了她很久——老人很瘦小,佝偻着身体,踮起脚尖,一头扎进垃圾桶里,慢腾腾地挑拣出纸板、塑料瓶等,然后颤巍巍地放进编织袋里。老人盛废品的编织袋很大,驮在身上。

在垃圾桶的一侧,是楼与楼之间一条狭窄的夹缝,宽度有三四十厘米,平时被绿化带和垃圾桶遮挡着,很少有人注意到。我指着夹缝和她说:“以后有能卖钱的废品,我单独给您分出来,放在这个夹缝里,您可以随时来拿。”听了我的话,老人害羞地笑了。

从那以后,每次出门扔垃圾前,我也多了一道程序——把快递盒、纸箱、塑料瓶等和其他垃圾分开,单独放在一个袋子里。每隔几天,我便会把挑选出的废品放进夹缝,老人路过时再拿走。

前几日收拾屋子时,我发现家里有双放了很多的劳保手套,我便把手套连同废品一起放在了夹缝里。第二天,当我去夹缝放废品时,看到了一个烟盒,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几个字:“小伙子,谢谢你!”

看着这几个字,我被老人温暖的“回馈”深深感动了。繁忙生活里,我们习惯了步履匆匆,常常容易忽略身边微小而美好的善意。其实,在善意互相释放的那一刻,便如同春日里的一缕阳光。

□河北保定 张天成

春回园博园